

多角度赏析沈从文的《边城》

沈从文的《边城》无不透着一种美好、宁静、纯朴的气息，有着桃花源牧歌式的纯美生活图景。他把自己主观的情感用客观景物具体地表达出来，从而营造出一种情景交融，和谐统一的艺术境界。在看沈从文的《边城》时，我总会流露出对生活在湘西的那群可爱的人民的倾慕，因为作者把自己的情感注入到了《边城》景物、人物身上，所以我们在作品中看到的景物、人物不是死的、静的，而是活跃的、跳动的，是可以让人感受到生命律动的生命之歌，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效果，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。

首先，沈从文在小说中追求一种意境美。

沈从文用寓情于景、情景交融的方法来达到营造美好意境的目的。记得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曾说过“情景相和而且契合无间，情恰能称景，景也能传情，这便是诗的境界。”因而，沈从文在作品中描写的就是本身富有牧歌因素的爱情，而不是“一摊血一把眼泪”，他喜欢用微笑来表现人类的痛苦。而且，在描写这类题材时，他又从“人与自然的契合”的泛神论思想出发，故意淡化情节，以清淡的散文笔法去抒写自然美。如《边城》对酉水岸边的吊脚楼，茶峒的码头、绳渡，碧溪的竹篁、白塔等都作了细致的描绘，精心地勾画出了一幅湘西风景图；对湘西乡下的婚礼嫁娶、端午节的赛龙舟、捉鸭子、吃粽子，求亲方式等都作了一番介绍，细心地描绘了一幅湘西的风俗画。加上沈从文在描写时又喜欢用一种温柔的笔调出之，这就创造出了独特的审美意境，酿就了他的小说的清新、淡远的牧歌情调。但是这种牧歌情调是对应于理想的人生形式的，在现实社会中这种朴素的人性美正在日渐泯灭，因此在歌唱这些牧歌的同时，又渗进了一丝沉郁、一缕隐痛，致使其温柔平和的牧歌中又混合着一层淡淡的哀愁与悲伤。

意境是虚实结合，生于象外的产物，蕴含着令人咀嚼不尽的韵味，可让读者通过意象去领略作者更深层的情思意蕴。对此宗白华有过这样的阐述：“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，代山川而立言，他所表现的是主管的生命情调与的管得自然景物交融互渗，成就一个鸢飞鱼跃，活泼玲珑，渊然而深的灵境；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‘意境’……艺术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，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。以直观感想的摹写，活跃生命的传达，到最高灵境的启示，可以有三层。”是的，沈从文追求意境美不是简单的想再现湘西的美，让读者去“桃花源”旅行，当然这也是一方面的原因，但最主要的还是他说的“我要表现的是一种‘人生的形式’，一种‘优美、健康、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’”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沈从文注意塑造美丽如人间仙境的世外桃源，创造一支理想化的田园牧歌。也因此作者以诗情洋溢的语言和灵气飘逸的画面勾勒

出了这一新奇独特的“边城”。

其次，重视创作主体情绪的投入，追求小说的抒情性。

沈从文非常重视创作主体的情绪对于创作的作用，认为“真正搞文学的人都必须懂得‘五官并用’不是一句空话”，作家应“习惯于情绪体操”③沈从文的小说常常直截地把主体情绪投注到人象和物象之中，使之带上鲜明的情绪色彩；或者借助于记“梦”和象征曲折地表达主体的情感评价，酿造浓郁的抒情性。《边城》中的人物和环境都作了理想化的处理，可以看出沈从文主管理想的张扬，突出了小说的抒情性。为了强化抒情性，记“梦”之外，沈从文小说还善用象征。

《边城》是一篇小说，但它更是一首表现人性“美”与“善”的抒情诗。沈从文执意要把《边城》写成“纯粹的诗”，主要是出于“怀旧”的主观诗情并要把它凝结成“诗”。茶峒边城的美丽风光是一首赞美湘西、赞美大自然的诗；

老船夫为翠翠挑夫婿而犯糊涂是一首感人的亲情诗；翠翠对傩送发自内心的爱慕之情是一首朦胧的爱情诗……而沈从文的《边城》便是由这一首首美丽动人的诗组成，构成了一首具有浓郁抒情性的“纯粹的诗”。

《边城》结构寓严谨于疏放，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。作品以傩送、天保两人钟情于翠翠作为经线，以老船夫关心、撮合孙女的婚事作为纬线，生动变化的波澜，推动故事有节奏地向前发展。同时，又以翠翠与傩送、天保的爱情纠葛作为明线，以王团总想傩送当自家女婿而生出事端为暗线。这样经纬交织、明暗结合将小说情节的单纯性与复杂性完美地统一了起来。而这些经纬交织，波澜起伏的情节莫不是以抒情为主导，莫不是为了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力，重造民族品德服务的。

翠翠这个形象的塑造倾注了沈从文的“爱”与“美”的理想，而翠翠本身就是爱的结晶。她的出生具有传奇性，时她的母亲与茶峒的一位军人相爱的结晶，她来到人间，便是天使，便是爱的精灵。茶峒的青山绿水赋予了她明如水晶般的眸子，也养育了她“天真活泼，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”的机灵性格。

翠翠身上的“爱”与“美”是通过她的爱情故事逐步表现出来的。翠翠对傩送的爱单纯、自然、真挚、不含任何的杂质，只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对异性的爱慕，是那么的美好，那么的单纯。在小镇看龙川比赛时初遇傩送，并没有太大的感觉，直到二佬派人送她回到家，才知道自己见的人是船总顺顺家的二佬，这时她的爱情种子便在朦朦胧胧中萌芽；两年后的端午节翠翠和爷爷进城看龙船，再遇傩送，则表现出对爱情的自觉、自矜与自尊；而在天保死、傩送走、爷爷死后，翠翠仿佛忽然“长大成人”。她勇敢地接受不幸的命运并默默地等待着傩送的归来，这里翠翠的“爱”与“美”则更显得灿烂与炫目。小说的结尾处，再碧溪白塔下绿水旁边翠翠伫立凝望的身影，显得那么的落寞，那么的孤寂，但同时又显得那么的伟大。

第三，古朴简约又活泼生动的语言风格

沈从文的小说语言具有独特的风貌，“格调古朴，句式简峭，主干凸出，少夸饰，不铺张，单纯而又厚实，朴讷却又传神”。他的小说很少用“的”“了”等虚词，既有浅近文言的简约凝练，又有口语的生动活泼。沈从文自己也说“创作室讲究‘文字组织的美丽’”，也因此沈从文被称为“文字的魔术师”。

乍看之下，沈从文的文字不华丽好似没什么特点，但若细细品味，你会发现他的文字充满着温柔与温馨，读后如沐春风。他的文字不华丽，但清幽淡雅，在清新淡远之下，又融入了一丝淡淡的惆怅、淡淡的忧伤。沈从文写得都是别人不曾涉及到的湘西，所以在古朴之中又见神秘。

沈从文在塑造人物形象上，简单的几笔就可勾勒活泼俏皮的翠翠、憨厚质朴的老船夫、豪爽慷慨的顺顺……别看这简单的几笔，这可是得有身后的功力的。如果没有深厚的功力，那塑造的人物就会简单、单调、不丰满，可沈从文笔下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，由此可见沈从文深厚的语言功底。

《边城》描写翠翠的一段文字：“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，把皮肤变得黑黑的，触目为青山绿水，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。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，为人天真活泼，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。人又那么乖，如山头黄麂一样，从不想到残忍事情，从不发愁，也不动气……”这里的翠翠是那么的清澈，那么的靓丽，短短的几个字就清晰的塑造了大山养育下天真活泼，不知愁的天真少女形象，传神灵动地表现了翠翠的优美、健康。

再者，沈从文的语言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。沈从文在目击了现代文明对宗法制农村的冲击，农村社会体系的坍塌，人们伦理道德的丧失，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沈从文心情沉痛、隐忧。因此沈从文带着对童年的回忆和对故乡的眷恋，用牧歌式的笔调，将“乡间的死生，泥土的气息，移在纸上”，以其清新、质朴的文风融入到 30 年代的文学，也使他的小说带有了浓郁的地方色彩。

总体上来说，《边城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沈从文创作的艺术特征，展现他对人性美进行了探讨，从另一方面来说，他也为我们了解湘西人的热忱，民风的淳朴，了解另外一种健全的人生形式打开了一扇窗，更重要的是，他给我们留下的还有诱惑的现代都市下对心灵的慰藉，可让我们稍稍缓解心灵上的沉痛与隐忧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应该感谢他用独特的艺术风格为我们留下的最后一支牧歌。